

朱杰人 戴从喜 编

Cheng Jun Ying Jiao Shou Ji Nian Wen Ji

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



朱杰人 戴从喜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朱杰人,戴从喜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617-3998-2

I. 程... II. ①朱... ②戴... III. 程俊英(1901~1993)—
纪念文集 IV. K82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3028 号

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

编者 朱杰人 戴从喜
责任编辑 姜汉椿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6 开
印张 26.25
插页 10
字数 567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次
印数 2100
书号 ISBN 7-5617-3998-2/E·024
定价 49.8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程俊英与《诗经》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朱杰人 戴从喜

程俊英(1901—1993),福建福州人,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中国第一代女教授。出生书香门第。父程树德,清朝翰林,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京师大学堂教习,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母亲沈缙珉是清末福建藏书家沈卓的女儿,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程俊英自幼受母亲教育影响,励志读书,熟记《四书》、《五经》、《文选》等传统文化典籍。一九一七年夏以同等学历考取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入国文专修科(后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一九二二年夏毕业,是该校国文部第一届毕业生。女高师五年是程俊英人生的转折点,期间她受当时著名学者李大钊、胡适、刘师培、周作人、黄侃、陈中凡、胡小石等教诲,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思想。同时在学术上更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尤为李大钊、黄侃、胡小石等学者赏识,在古典文学尤其先秦文学、古典诗词写作、修辞等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其论文为李大钊、陈中凡等老师推荐发表。曾经参加李大钊执导的话剧《孔雀东南飞》演出,饰刘兰芝。“五四”运动中,程先生与女高师同学一起上街游行演讲,开中国女子干政游行之先例。同时为《益世报》“女子周刊”主编,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兼女一中国文课教席。一九二三年二月与张耀翔(著名心理学家)结婚。一九二六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讲师。一九二九年应聘暨南大学,抗战胜利后又任大夏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任《前线日报》“妇女周刊”编辑。一九五一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九七三年被迫退休。一九七八年复职,并任华师大古籍研究所副所长。此后,程先生整理出版多部有关《诗经》方面的专著,发表论文二十多篇,还在古籍整理、文学创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一九九三年二月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程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及科研工作,在古典文学、文献学及文学创作等领域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以《诗经》研究为代表的有关学术专著十部,论文四十余篇,编、校著作七部,回忆录及杂著三十余篇,古典诗词近三十首,晚年与他人合作小说一部(三十万字,其中程先生原稿约五万字)。程先生著述涉及先秦文学、修辞学、训诂学、文献学、中国古代教育学、心理学等许多方面,显示了中国第一代女教授、作家、《诗经》研究专家渊博的学识、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踏实勤奋的治学精神^①。

^① 蒋见元,《中国第一代女教授——程俊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四期。

程俊英《诗经》研究著述及《诗经》研究历程

程先生的《诗经》学术专著有《诗经漫话》(上海文艺出版社)、《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诗经选译》(巴蜀书社)、《诗经》(岳麓书社)、《白话诗经》(岳麓书社)及《诗经注析》(中华书局)《先秦文学史话》(手稿)等,有关《诗经》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还主编有《诗经赏析集》(岳麓书社)、《中国文学大辞典》(负责先秦两汉部分)。与蒋见元合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清代极重要的《诗经》专著——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其中多涉及《诗经》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如《诗经》赋比兴修辞艺术、《诗经》的编辑、流传、影响、研究史等。程先生对于三百零五篇作品全部注释、翻译并解题,还作文学赏析,为学习研究《诗经》提供一座不可多得的桥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重视《诗经》韵律,以《诗经注析》为代表,她为了让读者体会诗味,对三百零五首诗每章都做了注音和归韵工作,这是当时流行《诗经》注本所没有的一项创举,在音韵学愈来愈为学界关注的今天,更显示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程先生这项工作的巨大意义。

程先生的《诗经》研究起步较早,与同辈的《诗经》学者余冠英、陈子展相比,她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最早的一篇《诗经》论文是1922年发表于《学衡》上的《诗之修辞》,那时先生还是女高师国文部学生。在这篇六七千字的长文中,程先生第一次对《诗经》的各种修辞手法,表现形式作全面而细致的总结与研究,立论新论,援例详明,得到了胡小石师和《学衡》杂志主编吴宓的极高评价。自此以后,先生从事教学与研究,言诗必从修辞入手,极其重视《诗经》的艺术表现。而大规模地撰述《诗经》论文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一九五七年在《语文教学》上发表《略谈〈诗经〉》。程先生走上《诗经》研究道路不是偶然的。据先生回忆,儿时在邻居私塾里读书,老师讲《小雅·宾之初筵》,其中“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傞傞……侧弁之俄,屡舞傞傞”几句,“描写醉汉又叫又闹,搞翻宴会桌上的盘碗,歪戴着帽子,歪歪斜斜地不断跳舞。绘形绘声,令人笑不可抑、乐不可支。引起了研究《诗经》的乐趣”^①,母亲的教诲和私塾的启蒙,打开程先生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研究的那扇天窗,女师大五年严格的学术训练为她最终走上《诗经》研究道路铺砌了坚实的台阶。陈中凡“经学通论”、“文字学”课强调“不读经文,等于空谈;熟读经文,能够旁通”,要求学生能够“离经辨志”;黄侃“中国文学史”课上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给后代的文学影响极大,学习文学史不可数典忘祖。黄侃“诗词选作”课,同学出题,并以古人同题诗为例,师生共同拟作,教法新颖,提高了程先生的古典诗词习作水准,以致她钟爱古典诗词,而于胡适的“新诗”有保留意见,“总觉得它的味道不如旧诗词之含蓄隽永”^②。应该说到女师大毕业,是程先生《诗经》研究的启蒙期。程先生解放前先后在北京女子师大、暨南大学任国文教师,一九四八年出版《中国大教育家》,五、六十年代,开始广泛收集资料,阅读几百部历代《诗经》注本,对《诗经》的赋比兴修辞及《雅》诗作广泛的研究,发表多

① 程俊英,《诗趣》,《新民晚报》1988年5月24日第八版。

② 程俊英,《张耀翔程俊英合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5月第一版。

篇论文。并开始《诗经译注》一书写作。可以说这是先生研究《诗经》的起步准备期。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程先生过了五年退隐生活。一九七八年复职以后,尽管年岁已高,疾病缠身,但厚积薄发,迎来她一生《诗经》研究的高潮。她先后整理旧作,出版《诗经》及相关学术专著,达四百多万字,还发表大量论文,其中《〈诗经〉的比兴》(《文学评论丛刊》)、《论徐光启的〈诗经〉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历代〈诗经〉研究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诗经〉的语言艺术——兼谈诗词曲的修辞》(《文学遗产》)、《〈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论文,不仅见解独到深刻,而且能够远瞻《诗经》学术研究的未来,为国内外古典文学尤其《诗经》学界所关注。显示出一位与世纪同龄的老《诗经》学家深厚的功力和远见卓识。

程俊英《诗经》研究成就

(一)《诗经》赋比兴研究

程俊英研究《诗经》主张从《诗经》的文学价值出发,努力恢复《诗经》作为诗歌的本来面目。《诗经》研究史表明,《诗》有一个由“诗”到“经”再由“经”返“诗”的曲折过程。最早注意《诗》的文学特性的是宋代的《诗经》学者。欧阳修首先提出论诗当求“诗人之意”^①。朱熹提出“就诗论诗”,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②。他的“淫诗说”突破汉儒“美刺说”的说教,为《诗》由“经”返“诗”开辟道路。明代是《诗经》研究的突变期,尽管“‘义理’不如宋人之精;‘考证’不如汉唐之密”^③,但是他们开始认真地把《诗经》当诗来读,明人万时华就说“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④。清人考证精密,成果辉煌,同时把《诗经》当作唐、宋人诗来读的不乏其人,比如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五四”以来,鲁迅、胡适、闻一多等学术大师无不以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部“经典”。程俊英先生承继前人《诗经》研究成果,把《诗经》的文学价值提高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诗》何以产生,程先生说“《诗经》就是诗。我们的先民有自己的欢乐和悲哀,有自己的辛酸和惆怅。这些感情郁积得多了,萦回得久了,便要迸发出来,便要宣泄净尽,于是就歌唱了,有时还载歌载舞,形成一首又一首美妙的篇章”^⑤。她认为《诗经》是儒家经典,但这并不是《诗经》的全部,“诗经就是诗,准确地说,就是歌曲,一首首歌德的歌、祭祀的歌、宴饮的歌、恋爱的歌、送别的歌、讽刺的歌,等等”^⑥。由此得出结论“文学艺术的价值意义,才是《诗经》最根本的实质之所在”。“经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诗经》应该从‘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本来面目了”。程先生袒露作《诗经注析》的动机:

① 欧阳修,《诗本义》,《四库全书》本。

② 朱熹,《诗集传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子全书》,第二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③ 胡朴安,《诗经学》,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30年5月版。

④ 万时华,《诗经偶笺自引》,《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一,《四库全书》本。

⑤ 程俊英,《诗经研究史鸟瞰》,《江海学刊》,1988年第一期。

⑥ 程俊英,《诗经注析·序言》,《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一版。

“我们的愿望,是想恢复《诗经》的客观存在和本来面目。拨开经学的雾翳,弹却《毛序》蒙上的灰尘,揩清后世各时代追加的油彩。^①她从《诗经》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中寻找《诗经》研究的突破口。“《诗经》作为文学长河的源头,对后世的影响决不可低估。国风的清婉,小雅的典丽,大雅的凝重,三颂的肃穆,运用赋比兴艺术形式的创造等等,无不在后世的诗歌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追本溯源,《诗经》这奇葩实在值得细细地赏析”^②,因此,程先生的《诗经》研究首先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尤其是赋比兴的研究入手。程先生全部的学术论文中,直接以赋比兴等艺术修辞为题的论文有九篇,此外,专著及其他论文中也有大量的研究和论述。程先生选择这一课题,一方面因为赋比兴最能体现《诗经》的文学价值与魅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诗经》学界对于比兴认识不清,甚至有人否定兴的存在,认为“兴是他们(儒家《诗经》研究者)脑子里想出来的,如果我们要说《诗经》里面真是有一种什么所谓兴,那么这种兴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无法清楚的”^③。程先生当时认为,这种对兴的艺术手法持否定态度,恐怕是有问题的。程先生于是将诗三百篇逐首加以细查,分析总结出“兴和比赋的差别”、“诗经中兴的几种形式”、“兴在诗中所起的六种作用”,还特别注意赋比兴的相互联系,指出赋比兴的相通之处^④,从诗歌史去考察,比兴手法自《诗经》后就一直有所发展,屈原的“美人香草”也不是单纯的比喻,后来的诗人和词曲家也一直在运用着,发展着的,否定《诗经》中的兴也就是否定这种“比兴”手法的历史联系,她由此得出结论“兴是《诗经》艺术特色之一,它是诗、词、曲比兴手法的开头。”^⑤这些对于后来的《诗经》艺术与修辞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八十年代后期程先生对于这一课题做进一步探索,比如兴的概念,五十年代她以李仲蒙的概括来说明,后来认为朱熹的定义最简单明了,提出“兴是诗人先见一种景物,触动了他心中潜伏的本事和思想感情而发出的歌唱”。针对兴的“触物起情”,程先生分析到“这种心理活动的信息能否通过兴句准确地传达给读者,是没有什么一定把握的,因为相同的景物可以引起不同的情感”。比如《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彩衣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诗以朝生暮死的昆虫蜉蝣徒有外表,兴发人生可爱但是极其短暂。《毛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无法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朱熹《诗集传》“此诗盖以时人有玩细娱而忘远虑者,故以蜉蝣为比而刺之”。朱熹错把兴句当作比句,但他对于兴句的理解不同《毛序》,也不同于今人。程先生由此提出“前人有‘诗无达诂’之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兴无达诂”^⑥。程先生还通过《诗经》“反兴”的研究加强对于作品主题的认识,《豳风·狼跋》主旨不明,首章以老狼跋胡蹙尾的窘丑起兴,接着歌颂周公的进退得宜,后人总觉得不伦不类,于是有人为之弥合,如孙鑛认为“总是反意为比,要自然无害耳”。程先生说:“反兴正承,是‘美诗’说的主要论据,但我们遍观《国风》诸篇,虽有反兴之法,如《鹑之奔奔》以鹑鹊尚具有常匹,反兴卫君荒淫乱伦,鹑

①② 程俊英,《诗经注析·序言》,《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一版。

③ 《诗经中的赋比兴》,《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1960年。

④ 程俊英,《诗经中的赋比兴》,《〈诗经〉漫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⑤ 程俊英,《程俊英自传·几句补充的话》,《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九辑,晋阳学刊编辑部,1987年7月第一版。

⑥ 程俊英,《诗经注析》《曹风·蜉蝣》。

雀之不如,又如《相鼠》以相鼠尚且有皮,反兴统治阶级无耻苟得,相鼠之不如。所谓反兴皆如此类,从未见有以丑兴美者,《狼跋》何得例外?”所以程先生确定此诗是“讽刺贵族公孙的诗”^①。可见比兴研究于作品题旨的理解有密切关系。《诗经》比兴与后来诗歌中的比兴究竟有无区别,过去人们认识不清,程先生通过研究证明,“后来诗歌中的比兴常不包含发端,只有兼比义的兴才称为比兴,且含有寄托之意,成为形象思维与形象塑造的代称”。^②而赋、比、兴在后代诗、词、曲中的发展与兼用的情况,程先生概括为:“唐诗赋比兴兼用,宋词则比兴多于赋,元曲则赋多于兴。”^③程先生在重视赋比兴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诗经》语言艺术的研究,对于《诗经》各种修辞手法,诸如对偶、排比、设问、夸张、借代、衬托、对话等结合具体作品作细致的描述分析。如《周南·桃夭》的“体物之工”,《周南·汉广》结尾的“反复叠咏之妙”,《大雅·既醉》之“顶真”,《召南·采芣》的“设问”,《大雅·北山》结尾连用六个“对比”,《召南·行露》“妙于用反”,《周颂·雝》篇采用“排比对偶”,《大雅·大明》的首尾呼应主题。同样写战争,《大雅·江汉》显得雍容,而《大雅·常武》具有气势。同是弃妇,《邶风·柏舟》之女“柔弱”,《邶风·谷风》之女心存“希冀”,《卫风·氓》的主人翁“决绝”,《郑风·遵大路》中是一位“哀告情急的女子”。程先生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与不同。而于《诗经》尤其赋比兴对于后来文学的重大影响,援证详明,举例繁富,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珍贵而有参考价值的资源。

(二)《诗经》的通俗化工作

《诗经》的通俗化一直为《诗经》研究者所关注,尤其是解放以后《诗经》的翻译和介绍出现大量著作,如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国风选译》、《雅颂选译》等,这些著作,对《诗经》的普及与通俗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十年动乱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面对青年人强烈的求知欲,出于承继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已届高龄的程先生带头做起了对我国传统经典的普及化通俗化工作,其中《诗经》是她着力最重的。程先生的《诗经》通俗化工作分三步,首先,普及推广《诗经》常识,让人们接触《诗经》,了解《诗经》,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诗经〉漫话》。其次,程先生对《诗经》每一篇都作注释和翻译,她要让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读懂《诗经》,于是有了《诗经译注》、《诗经选译》及《诗经赏析集》。九十年代初,程先生在前面两项工作的基础上,又对《诗经》一一解题并作艺术赏析,使得更多的青年人走进《诗经》这座美丽的文学殿堂,于是《诗经注析》便应运而生。可见,程先生《诗经》通俗化工作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诗经》理论的通俗化,另一个是《诗经》文本的通俗化。前者如《诗经漫话》,后者如《诗经译注》、《诗经注析》。《诗经漫话》的《小引》开宗明义,指出《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真金美玉,是古代艺术宝库中闪闪发光的一串串明珠”,全书从八个方面介绍《诗经》的基本常识和重要的理论,如关于《诗经》的编纂,程先生认为“太师乐工们可能就是诗歌的整理和加工者,其中包括民间歌谣、文人创作以及庙堂乐章”,后来她进一步概括说:“真正将这部诗歌总集编订成

① 程俊英,《诗经注析》《邶风·狼跋》。

② 程俊英,《诗经的比兴》,《文学评论丛刊》,1978年10月第一辑。

③ 程俊英,《诗经的语言艺术——兼论诗词曲的修辞》,《文学遗产》,1980年第三期。

书的看来是周王朝的乐官,即周礼称为太师、小师、瞽蒙、眡瞭的那班人。……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训练口才的普遍要求下,乐官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便辑成《诗经》这本教科书。”^①又如《诗序》的作者问题历来争论不休,有孔子、子夏、大毛公、小毛公、卫宏等众多说法,程先生经过详尽考证,认为是东汉人卫宏所作,这对于后来《诗序》作者的进一步研究、讨论是有启迪意义的。程先生最初推广普及《诗经》常识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历经“文革”动乱,“传统文化面临着狂涛般的外来文化冲击,青年一代中蔑视甚至要否定传统文化的情绪日益浓重,……一般读者层对传统文化日益生疏”^②,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程先生从重新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出发,分清传统文化中的轻重缓急,首先把儒家经典中最重要、也是最真实的一部典籍加以普及介绍,让更多的炎黄子孙接触《诗经》、了解《诗经》,通过《诗经》这座桥梁了解更多的传统经典。今天看来,程先生这项工作的价值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诗经》研究。这显示了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洗礼与世纪同龄的老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强意识。

《诗经》文本通俗化主要指注释与翻译。对于《诗经》今译,程先生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她认为《诗经》文字艰涩古奥,今译可以帮助读者尤其是初学者了解大概,引起兴趣,进而更深地体味。比如八十年代初,程先生在《诗经漫话》一书中即充分考虑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分析《诗经》内容艺术时,所引用的《诗经》原诗一律附上该诗的译文,使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能够借助译文看懂《诗经》,进而了解作者的分析与研究。而另一方面,程先生又认为朱光潜“诗不可译”的观点完全正确。因为“语言的音和义是随时变迁的,现代文的音节不能代替古代文所需的音节,现代文的字义联想不能代替古文字义的联想”^③。于是程先生以折衷的办法,提出“译诗只是为读者砌几道台阶,让他们拾级而上,登堂入室,去领略诗的真谛。如果由于台阶砌得过于粗糙,读者连带误以为屋子里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而返身不顾,那是我们作者的过失;如果台阶虽然平坦结实,读者却徘徊流连于此,不再前进,那不止买椟还珠,留下无穷缺憾了”。程先生以“砌台阶”的眼光来译诗,也以此评判译诗的得失。对于一些学者的直译,她一方面肯定这种译诗“贴切原意”“调利口吻”,体现一种独特风格,另一方面也认为“逐字硬译使语言相对滞涩。读者看着译诗尚且觉得吃力和乏味,怎么会有兴趣进一步看原诗呢?”^④直译上口读起来总觉得像在讲话,不像在读诗,失去了诗的味道。与直译相对的意译,程先生比较赞同郭老的看法,“应该允许译者有部分的自由”,同时又说自己是“拘谨”派。由于她以如此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译诗,加之谙熟古典诗词写作,因此程先生的《诗经》译文不仅准确达意,而且具有清新隽永、平实自然之美。与他译相比较,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准确达意,通篇用韵,整齐流畅,诗味浓郁,具有女作家特有的细腻体贴风格。尤其《雅》诗的译文还间接体现出《诗经》原作者较高的文化素养。《小雅·车螯》是一位诗人迎娶新娘途中所赋,语言艰涩,号称难译,许多译本不选,而程先生却通过她绘形绘声的语言,把新郎诗人按捺不住的喜悦心情完全通过有节奏的白话诗复原。试看最后一

① 程俊英,《诗经研究史鸟瞰》,《江海学刊》,1988年第一期。

②③④ 程俊英,《〈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五期。

③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7月第一版。

章原文与译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骅骝，六轡如琴。覲尔新婚，以慰我心”，“高山仰望才见顶，大路平坦凭人行。四马迎亲快快奔，缰绳齐如调丝琴。望着车上新婚人，甜蜜幸福我欢欣。”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其它学者译文（以下简称“他译”），程先生译诗之美就看得更加清楚。以下是《邶风·谷风》、《邶风·凯风》中两章诗不同的译文。

原文：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迓，薄送我畿。

他译：走路走的迟迟，心里这样徘徊。不是很远而是很近，
勉强送我到门槛就回。

程译：走出家门慢吞吞，脚儿向前心不忍。

不求远送望近送，谁知只送到房门。

原文：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他译：南风从南吹来，吹透了小枣树的赤心。

小枣树的赤心嫩夭夭，母亲也太勤劳。

程译：和风吹来自南方，吹在枣树红心上。

枣树红心嫩又壮，我娘辛苦善教养。

从译诗的目的来看译诗的效果，程译与他译的区别与高低就显而易见了。而这种差别不仅在于程先生把《诗经》当作诗而不是散文来译，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在深刻研究体会作品基础上，尽量还原《诗经》时代我们先民的生活与情感，如《小雅·斯干》第八章“乃生男子”一节，译文是“如若生个男孩子，给他睡张小眠床，给他穿衣又穿裳，给他玩玩白玉璋。娃儿哭声真洪亮，将来盛服定辉煌，不是国君便是王”。第九章“乃生女子”的译文是“如若生个小姑娘，给她铺席睡地板，一条小被包身上。纺线瓦锤给她玩。慎勿多言要柔顺，料理家务烧烧饭，别给父母添麻烦”。这两节译文不仅流畅自然，准确生动，而且传神地再现《诗经》时代——两千五百多年前那种无处不有的重男轻女的社会习气。《小雅·小苑》、《大雅·江汉》、《邶风·柏舟》、《小雅·宾之初筵》等译诗非常成功，几乎举不胜举。可以说程译是余冠英先生五十年代译文之后最受读者欢迎的《诗经》译文，多为《诗经》研究者所关注。北京大学许渊冲先生《诗经全译》（英汉对照、文白对照）选择七位当代学者的译文作为英译本的底本，在全部三百零五篇中，许先生选择程译达一百二十八首，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远远高于其他译者，尤其雅、颂诗的译文，大多选用程译。英译者称所选“译诗均采自各名家名译，其中许多译诗已是难以超越的典范”^①，虽然英译者的取舍标准不一定十分科学，但是程先生风格独特的译诗逐渐成为《诗经》白话翻译的另一种“典范”，愈来愈受到读者的喜爱，则是无容置疑的。

其次，程先生重视诗经作品的解题和赏析。解诗完全不受古文今文、汉学宋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就诗论诗，善于吸取明清两代学者治诗成果。对于《毛诗》、朱传、三家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他们的优点，又指出不足。有人把这些一棍子打死，或者捧上天，程先生认为“是很不妥当的”。比如《王风·君子阳阳》，《毛序》认为“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朱传认为夫妇“安于贫贱以自乐”。程先生根据清姚际恒所驳及陈奂、马瑞辰考证，认

① 许渊冲，《〈诗经〉英译后记》，《诗经》，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为是“描写舞师和乐工共同歌舞”的诗。《邶风·凯风》《周南·樛木》《大雅·假乐》等都能博采众家,发抒己见。程先生解题不仅言简意赅地点明主旨或性质,列举历代代表性的说法予以论证,而且每一篇都有一段艺术分析,“或论意境,或言修辞,或述源流,或摘瑕疵”^①,为读者徜徉古老诗篇的“意境”作导游。《邶风·凯风》过去都认为是孝子劝母亲不要改嫁,而程先生根据三家诗及王先谦的考证,认为是“儿子颂母并自责的诗”,古人曲为之说,“所谓诗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吴乔《答万季埜诗问》),程先生说法与之完全不同,“此诗佳处,不在婉曲,正在平直。诗中没有过分的渲染,太深的寄托,有的只是朴素明白的描述,感情自然的流露”,并指出后世一些咏吟慈母的诗篇,追怀母氏劬劳,自责不能奉侍,文词也都平直明白。由此她总结说:“朴素的语言常是最理想的语言,平直的手法常是最成功的手法。”^②程先生说诗不仅紧贴作品具体内容与语言,而且总结出自己读诗的体会与经验,入木三分,精确不移。《郑风·溱洧》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情诗,程先生指出作者可能就是秉蒯赠华的少女或少男之一。方玉润说:“每值风日融和,良辰美景,竞相出游,以致兰勺互赠,播为美谈,男女戏谑,恬不知羞。”针对此说,程先生总结道:“所谓‘恬不知羞’,实际是青年们天然纯朴的感情流露。方氏又以此诗‘开后世冶游艳诗之祖’,殊不知发轫之清新与末流之华靡,虽渊源有自,终不可同日而语也。”片言醒目,一语中的,读者对于《诗经》文学源泉的清新自然留下终身不灭的印象。而对于一些思想艺术较差的作品,能够恰如其分的评鹭,如说《大雅·下武》“纯粹歌功颂德”,“语言枯燥而无味,毫无形象可言,只能算《诗经》中的下品”,《陈风·东门之池》“淡得没有余味,经不得咀嚼”。这种重视经典而又不盲从经典的治学态度尤其可贵,也是程先生“以诗论诗”的最好注释。

(三)关于《诗经》的注音和归韵

程先生重视《诗经》的韵律。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徐光启研究的一篇论文中,充分肯定了这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早年在《诗经》音韵研究上的成就。徐氏对于诗歌与韵律的关系有精彩的论述,“诗则古人声音,其对待分析,只论其音律,不宜论其事理。风雅之体,大率二句一节,惟三颂稍有变体,然如常为多,要其大都,全要认取韵脚。审其用韵,便得其节奏”。程先生认为徐光启从“认取韵脚”入手,把诗的音乐性提到首位,是非常符合《诗经》民歌产生的实际情况的^③。此外,程先生认为徐氏的“正叶”说突破吴棫的“协音”说,在明代《诗经》音韵史上“得风气之先”。有学者提出在徐氏之前已经有人提出“正叶”说^④,但是这并不能由此否定徐氏在明代《诗经》音韵史上的地位。当然,徐氏欲以今日的方音去读古韵,认为“韵无古今”,方言“中古不变”,则显然固滞呆板,因而,程先生认为徐氏的观点是“精粗杂陈的”。程先生以为研究《诗经》音韵,清代以顾炎武最早,江有诰《诗经韵读》最为完善,从明、清到近代,《诗经》怎么样押韵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把上古韵的读音用今音表达出来很难。反切是一种注音方法,清代小学家们用的是反切。不过时至今日,反切几乎成为绝学了。而王力先生用国际音标拼音法,虽然精确,但上古音的拟测是否有科学

① 程俊英,《诗经注析·序言》,《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一版。

② 程俊英,《诗经注析》《邶风·凯风》。

③ 程俊英,《论徐光启的〈诗经〉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④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第一版。

依据呢,而且能够识解的人也寥若晨星,面对这样一个令人进退维谷的难题,程先生本着传统文化固有的本色,想到“直音”这一古老而又简单的办法,她依据江有诰《诗经韵读》,标出该章所属韵部及每个押韵字。如果上古音与今音差异很大的,就在括号中加注直音。实在找不到声韵相同的直音,用反切代替,入声字标明。这样,表面看来“粗糙”,是“庶几近之”,但是变通明了,尤其方便初学^①。为了便于读者体会诗歌韵味,她用这种方法对每首诗每一章都做了注音和归韵工作,在音韵学日渐衰微的今天,程先生的一番苦心斟酌,已经逐渐为学界及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最后,《注析》注音严谨,言之有据,见出先生扎实的功力,兹举两例。《大雅·皇矣》中“不长夏以革”,《注析》云:“长,崇、遵用。”(见七八五页)有学者认为“长音掌,……训长为崇是也,训遵用则非。”^②《广韵》中“长”有平声阳韵,“久也、远也、常也,永远。直良切,又直向,丁丈二切”,上声养韵,“大也,直丈切,又直张切。”在养韵中有“崇尚”之意。去声漾韵,“多也,直亮切。”而《广韵》“掌”上声养韵,“手掌,……诸两切。”上古“长”为端或定纽,阳部;“掌”在章纽阳部,两字上古、中古音都不相同,所以《注析》是正确的,注“长音掌”才是错误的。又如《大雅·既醉》中“率由旧章”,“率”上古山纽物部,“由”上古余纽幽部,两字声韵明显不同,故程先生释“率”为遵循。而有学者却武断地认为“率由为联绵词,不该单注率而抛开由。”此类注音归韵妥切精当的例证在《注析》一书中随处可见。

(四) 不断开拓《诗经》研究新领域

程先生《诗经》研究起步较早,加之家学渊源和青年时代严格的学术训练,她在涉猎《诗经》这一学术课题后,即能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始终站在《诗经》研究前沿。在学界普遍关注《诗经》的思想意义,《诗经》反映社会现实斗争,许多学者为《诗经》贴上各种标签的五六十年代,程先生却比较早地关注《诗经》的文学艺术特性,并以“比兴”切入,从修辞角度论述《诗经》的艺术价值。解放后《诗经》民歌说盛行,大多数学者研究分析译注《国风》,认为这是全部《诗经》的精华,而于《雅》诗不够重视,翻译注释的更少。而程先生认为虽然《雅》诗有一些糟粕,但“作者多为统治者中受压抑的人物,他们受过文化教育的,对统治者内部情况较劳动人民了解得更深入、广泛。……不能因为他们的出身或语言古奥而受歧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人”^③。这些对于《诗经》研究健康正常地开展都是很有益的。八十年代《诗经》研究渐热,人们普遍关注《诗经》文学艺术特性时,程先生的《徐光启〈诗经〉研究》和《〈诗经〉研究史鸟瞰》两篇长文较先关注“诗经学术研究史”的新课题。明代《诗经》研究一直被认为是衰弱期,而程先生通过对徐光启三部代表性《诗经》著作的研究,全面总结了徐氏《诗经》研究的成就,对徐氏于明代宋学垄断的学术背景下,能够独具慧眼,综合汉、宋两派之长,并批评朱熹释诗之短,表示了极高的评价,徐氏对词义的训诂时有独特见解,他重视《诗经》的文学性和音乐性。在《诗经六帖》中特立“揽藻”一目,“旨在诗赋杂文宪章六义”,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含蓄作为《诗经》最高标准,尤其重视诗的“弦外之音”与“言外之

① 程俊英,《诗经注析·序言》,《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第一版。

② 王文锦,《读〈诗经注析〉札记》,《文史》,2003年第1辑—第3辑

③ 程俊英,《程俊英自传·几句补充的话》,《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九辑,晋阳学刊编辑部,1987年7月第一版。

意”。程先生还由徐氏的《诗经》研究,窥见徐氏早年思想的转变,阐述他不满意自己的《诗经》著作,而“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务”,不再致力于“未竟之业”《诗经》研究^①,才有《农政全书》、《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和译作。这些不仅弥补了《诗经》学术研究上的一段空白,也为自然科技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思想资料。在《〈诗经〉研究史鸟瞰》一文中,程先生提出:二千多年来《诗经》研究有两条并列的线索——经学和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平面上,它们有时水乳交融,有时泾渭分明,在整个历史的纵轴上,它们又有时携手并肩,有时分道扬镳。纵横交错地进展,画出《诗经》研究史的鸟瞰图。程先生把整个《诗经》研究史分为四期:“《诗经》研究的萌芽期是先秦,《诗经》经学的形成与极盛期是两汉,《诗经》研究的统一期是唐代,《诗经》研究的变革期是宋代,《诗经》研究的衰弱期是元明二代,至清代出现了振兴鼎盛期。”^②。程先生对整个《诗经》研究所作的横向构成和纵向发展的描述,规模宏大,视野开阔,对整个《诗经》史的研究把握客观中肯,深刻独到。表现出先生晚年厚积薄发的学术功力。这为《诗经》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起到积极引导作用。此外,程先生年近九十高龄,还非常关注学术动态,提出许多有关《诗经》研究的建议,比如她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使中华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之林的角度,提出“将《诗经》译成世界各种语言是一项极其重要但并未引起十分重视的工作”,并对中国学者杨宪益教授和一些外国学者的努力表示赞赏。另外程先生从其父亲程树德《论语集释》的工作中深有体会地说:“至今没有一部《诗经》集释性质的著作,也是令人遗憾的。《诗经》是影响非常巨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历代注诗著作有将近千种,时至今日,完全应该对各种学说作一种资料性的总结,以利今后研究的开展……在此郑重呼吁,企盼后来诸贤努力。”^③十五年过去了,先生的呼吁至今还萦绕《诗经》学者耳畔,激励后来者在《诗经》研究这块地里更加勤奋地耕耘。

(五)《诗经》的训诂释义

程先生不仅精通文史,而且擅长小学,她早年求学,在黄侃、刘师培、林损、胡小石、陈中凡等学者言传身教中,系统研阅《说文》、《尔雅》、《十三经注疏》等,打下扎实而广博的小学基础,加之受到其父《论语》训诂研究的影响,程先生谙熟音韵训诂文献之学,她曾与人合著《应用训诂学》一书,整理校点《论语正义》、《论语集释》、《诗毛氏传疏》等清儒经学名著,年近九旬,还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写作多篇名物考订训诂的文章,而且全凭记忆。程先生对《诗经》词义的诠释力求客观准确,既博采众家,慎重选择,不求新求异,又时有独到深刻令人折服的见解。古往今来,《诗经》训诂专著近两千部,名家辈出,而程先生最服三家,明人陈第《毛诗古音考》、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今人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于此可见,先生的《诗经》训诂释义本于传统而不墨守成规。如《魏风·伐檀》是人人熟知的名篇,但“胡取禾三百廛兮”之“廛”字,历来未有很好的解释,闻一多作“束”解,程先生认为三百“束”不算多,不足以形容奴隶被剥削的残酷性,提出应深入了解古代的制度。她从《毛序》及《朱传》“一夫之居曰廛”出发,引用《诗经》本身材料“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周颂·

① 程俊英,《论徐光启的〈诗经〉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② 程俊英,《〈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五期。

③ 程俊英,《〈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五期。

良耜))互为发明,又弓《周官·地官·遂人》“夫一廛,田亩百”,陈奂引《楚茨传》“露积曰庾”,断“禾三百廛者”露积之数也,陈奂还引用“修菌仓”证“菌为圆仓”,因此得出结论:闻一多注“廛亿菌”为“束”是有问题的,释“圆仓”则是从训诂材料中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不仅本句诗意可通,于主题的理解也更加深刻。程先生尤其注重学科横向联系,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自己的《诗经》注释。我们知道《诗经》作为先秦作品与古文字关系较为密切,应十分关注甲骨文金石学最新研究成果,程先生对于于省吾先生《泽螺居〈诗经〉新证》十分欣赏,然而,前此《诗经》选本、完本中能够吸收于先生研究成果的寥寥无几,程先生举出《大雅·云汉》中“瞻仰昊天,曷惠其宁”两句中“惠”字说,殷墟甲骨文中有常用虚词“𠂔”,古文字学者释“惠”,作用与“惟”相似。而这项研究成果竟无人关注,大多将“惠”字译为常文“赐予”,此条若非裘锡圭先生指出,恐怕不得正确解释。近来有学者仍主张释为“赐”,却无有力的证据,认为不要抛开传统解释,回到所谓常识上来^①,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注析》中用《新证》的地方很多,又如《大雅·云汉》中“旱既大甚,黾勉畏去”中“畏去”释“畏却”,《大雅·丞民》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明”释“通”,《大雅·板》“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中的“资”释“济”,《大雅·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中的“谷”释“欲”,据统计,单《大雅》三十一篇作品注释中,程先生就采用于省吾《新证》材料二十三条,或完全引用,或参考斟酌,或聊备一注,或进一步申发,显示出程先生在《诗经》注释过程中对《新证》运用甲骨文字的治诗成果的高度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诗经注析》、《诗经译注》两书完全从读者阅读研究的角度考虑,词语注释只注疑难关键词,略去一般,文字准确精练,没有繁琐的考证,于词语的本义、引伸义、假借义常举例说明,如说《周南·卷耳》“置彼周行”的“周行”指大路,是本义,《小雅·鹿鸣》“示我周行”的“周行”指处事所应遵循的正道,是引伸义^②,这些于读者尤有启迪。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程先生的《诗经注析》一书“自始至终用文学的观点解诗,用训诂的方法释词,用文学史家的眼光探索《诗经》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思路新颖,论证严密,文笔优美。繁简适中,注析具见功力,是当今众多注本中的佼佼者”^③,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的选择,《诗经注析》一书愈来愈突现自己的价值和特色。

当然《诗经》研究永远没有止境,《注析》一书训诂与释义也不尽善尽美,在涉及礼仪制度及一些名物方面,尚有商榷之处。如《小雅·楚茨》“维俎孔硕”,“俎”释为“古代祭祀时用它盛生肉的礼器”,应为“盛熟肉”。“孝孙俎位”,“俎位”释为“主人回到原来的西面的位子上”,应为“面向西的位子上”。《小雅·韩奕》“淑旂纛章”,“旂”释为“画有蛟龙的旗”,应为“交龙”。《唐风》释唐国“在今山西中部太原一带,即翼城、曲沃、绛县、闻喜地区”,误,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县在今山西南部^④。这些乃《注析》一书白璧微瑕,我们应该客观的分析。

最后,程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献身教育整整七十年,她早年即出版《中国大教育家》一书,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教育家成功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自己的教育活动中,

① 王文锦,《读〈诗经注析〉札记》,《文史》,2003年第1辑—第3辑。

② 程俊英,《诗经注析》《小雅·鹿鸣》。

③ 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3年1月第一版。

④ 王文锦,《读〈诗经注析〉札记》,《文史》,2003年第1辑—第3辑。

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体现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本色。程先生重视古代文化的传承,不仅身体力行,普及推广研究《诗经》等古代典籍,晚年,她还培养一批《诗经》研究人才,为传统文化的承传输送新生的力量,她培养的二十多名研究生,后来大多数成为成绩卓越的古代文史研究学者,比较突出的已经成为《诗经》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

总之,程先生从文化遗产、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出发进行《诗经》研究和《诗经》的普及工作,她在《诗经》赋比兴艺术表现、《诗经》的通俗化、《诗经》音韵训诂及《诗经》研究的人材培养诸多方面作出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先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师德、坚毅顽强不断开拓的精神、献身教育科研不计名利的高尚人格一直影响她的学生和学界同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一个年头,在《诗经》等古代典籍成为文化研究热点的今天,追溯当年先生的治诗历程,总结先生《诗经》研究的成就,继承她留给后人的这笔宝贵遗产,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目 录

程俊英与《诗经》研究	朱杰人 戴从喜 1
------------------	-----------

学	术	论	文
---	---	---	---

论批评家论文之陋习	3
言文合一之研究	4
诗人之思想及其心境	6
论周秦学派底渊源	8
中国古代学者论人性的善恶	12
汉魏时代之心理测验	15
诗之修辞	20
诗人之注意及兴趣	25
杂色	60
略谈《诗经》	69
略谈《诗经》的表现手法	75
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 ——“民间文学正宗说”质疑	81
从曹操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谈起	84
试谈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规律	88
从民间文学有没有局限性想起的	90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般特征	93
《诗经》的比兴	105
《诗经》的语言艺术 ——兼谈诗、词、曲的修辞	115
略谈《诗经》兴的发展	127
《诗经》的复迭	134

略谈《诗经》	140
历代《诗经》研究评述	148
《诗经》的形成及赋、比、兴艺术手法	157
论徐光启的《诗经》研究	162
《诗经》的“比”	173
《诗经译注》前言	178
《诗经》的赋比兴	186
关于注释和翻译《诗经》的几个问题	190
《诗经》的赋、比、兴艺术手法	194
《诗经》研究史鸟瞰	197
《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	208
训诂概说	213
《诗经注析》序言	223
几被湮没的古代女诗人	227

诗	文	赏	析
---	---	---	---

略谈杜甫的《兵车行》	231
漫谈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234
采薇(《诗经》)	237
氓(《诗经》)	241
《诗经·卫风·河广》浅析	246
怎样读《诗经》	248
《诗经·小雅·大东》浅析	252
《诗经·蒹葭》艺术谈	255
读《小雅·车辇》	258

回	忆	录	杂	著
---	---	---	---	---

进取和保守	263
“自天而降”乎?	265
“生”与“线”	266
忆庐隐	267